考信錄

僕少不慧然於古人之事有疑不能解者必求得其解而後安竊以為聖人人倫之至也後世取則焉而湯武之於桀紂何以倒行逆施如是以臣事君天下之通義也非至無道莫敢越焉而文王之服事何為以至德稱思之不得其解既而觀蘇氏論

武王非聖人而僕之惑猶是也夫以臣犯君大惡也豈特非聖人而已乎既又聞宗儒天命一日未絕則為君臣一日既絕則為獨夫而僕之惑滋甚也夫天命何常人心而已人心之離非一日之故也今以一日而斷其已絕未絕此一日者果何日乎

且未識人倫又焉知天道也懷此有年聞以質諸師友無有能解其惑者長而讀書略多析理漸熟叅考時代統觀古今而後恍然曰封建之世非郡縣之世也成湯文武非桀紂之臣也孟子齊宣所云君臣特以正朔名分言之而非如後世立朝事主

之臣筞名委贄貳乃辟焉者也於是生平之惑豁然以解且推此以求古今之事引伸觸類無不可相說以解者然以之告人則疑信半焉則以時世久遠衆說紛紜先入之見非一言所能易故也道光壬午顧南雅學士以滇南陳大令履和所刊大名

崔東壁先生三代考信録示僕僕受而讀之不覺躍以起忭而舞曰嗟乎當吾世而竟有先得我心者乎既復取其書反復讀之已復得其所著提要及各考信録而讀之見其考据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文而不求夫心之安也辨析精微如宋儒

而未嘗空執虛理而不核夫事之實也舉凡僕平日所疑不能明者無不推極至隱得其會通然後知先生志大而學正識高而心細洞然有以見古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而不忍使邪說破論得而淆之其書為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為世儒不可及

之功也柳僕觀先生行略而知先生學道有得者也向使得見知當世出其所學以建功業豈非生民之幸顧僅小試一邑而又不得行其志卒且孤煢貧病垂老以死天殆故嗇其遇使之盡志畢力以成此古今不可無之書耶而大令者以數千里外

素不相知之人一見其書遂心悅誠服北面請業終之服勤至死盡刻其書以幸天下後世豈非天之欲傳是書因而生能傳是書之人邂逅傾心莫知其然而然者耶夫曲高和寡先生固嘗言之是書之行吾不敢必觀者皆能知而信之然而彝倫必

不容數聖賢斷不可誣斯文未喪心理相同當時来世當必有心悦誠服如大令躍起忭舞傾倒而不能已如僕者斷斷如也大令求序爰書此以遺之時季秋月朔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

實錄館正總裁　武英殿總裁　上書

房行走禮部尚書兼署户部尚書教習庶
吉士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山陽
汪廷珍序

考信錄自序

考信錄何爲而作也魏臺崔述述其　先君闇齋先生之志而作也　先君諱元森字燦若先世於明初以軍功起家爲指揮使永樂中由大寧小興州遷保定之新安九世至　段垣公諱緝麟於順治中始隨其伯父大理寺卿諱維雅者遷於大名之魏積學砥行爲一鄉之望（語詳魏縣舊志）恬退自安不慕榮進由舉人授大城縣學教諭以老乞歸　段垣公生三子次　周溪公諱濂周溪公生二子先君其長也幼侍　段垣

公寢食已略知聖賢學問大義長而好學有遠志思有所建
白於世聲色服玩未嘗一寓目自理學及經世致用書靡不
究覽旣家貧無燈則讀書月下或爇殘香逐字映而讀之凡
五試於順天皆報罷遂絕意仕進杜門教授終不復出時年
未三十也魏故小縣學者以爲舉業外不復有他事 先君
獨以道統之邪正諸儒之純駁朝夕聒而語之教人治經不
使先觀傳註必先取經文孰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俟稍稍
能解然後讀傳註以證之常搆前人解論語孟子書盈案上

毫釐之疑必爲學者參考詳辨之願學者習於時俗所尚咸務取科第莫肯沉心殫力以探其奥者惟述兄弟日侍膝下頗畧得其梗概初述之生也未彌月　先君即抱述懷中而指謂吾　母李孺人曰願兒他日爲理學足矣甫解語即教之識字四歲即教之讀書未嘗令與羣兒戲蒱博管絃鬬鵪獵犬之事未嘗令一涉於耳目也少長則告之曰爾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爾若能然則吾子也述聞之悚然愧勉不敢自暴棄以負　先

人之教會漳水決入城城沼縣廢屢遷徙貧困奔走饔飧不能給或夜中涉波濤冒風雨凡數歲未有寧居知大名府朱公煐知大名縣秦公學溥時時贍恤之及乾隆二十七年述兄弟同舉於鄉始稍稍假廬舍葺屋宇顧 先君業以積勞成病時方以食廩久次貢入大學亦不能赴也迨辛卯春 先君棄世述遂無志仕進日惟與弟邁以讀書自勵胸中偶有所見時亦發為文章然終自以學疏識淺不敢大有所論著積久胸中益多而年已踰四十 母氏既沒弟邁旋故自

念愛、先人之教提撕講解得有所窺測　先人望其能自
樹立也而迹旣不能奮身當路以　先人之所欲爲者建白
於　朝廷敷施於百姓以光大前德恐一旦與草木同腐
致　先人之學泯然無所傳示於後則迹抱恨寧有終窮乃
思以其平生尺寸之所得者抒寫檢正錄之於楮竊謂聖人
之道自唐宋諸儒以來闡發精詳固非末學小生所能參其
末議然亦似尚有未盡者蓋自周道旣衰楊墨並起欲紲聖
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事以誣

之而紬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徒恐人之譏已也則僞撰爲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學欲欺世以取重亦多托之於古聖人而眞僞遂並行於當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之間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讖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顚倒訛誤者蓋亦不少矣惟漢譙周作古史考頗糾史記謬誤其後晉司

馬彪復據竹書紀年條古史考中不當者百餘事然其持論旣不盡允而史記以外邪說謬解所未及者尤多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已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尚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益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於天下矣隋唐以降學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尚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尚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氏正義以外率視以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皆習以爲固然而不爲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

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註始頗抉摘其失然亦不過十之一二其沿舊說之悞而不覺者尚多不可數其編纂古史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則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譬之漳與御河（即古淇水）合流之初清者在右濁者在左人皆見而知之流數十里而清濁斯雜矣又數十里而混然一色矣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

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眞僞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眞可見而聖人之道可明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雖愚陋萬不能窺測聖人之一二然自讀書以來奉 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

說不經之言咸闢其謬而刪削之題之曰考信錄顧家貧多病衣食於授徒焦勞於禦侮碌碌苦無暇日加以居僻書少檢閱爲難蓋八年而洙泗考信錄始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會吏部文下至京待選遇滇南陳履和悅而抄之又數年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尚未訂正成卷而述選得福州之羅源縣遂不得竟其業時嘉慶元年也羅源地居邊海民蠻俗敝兼以事多掣肘不能一有所爲自念坐而曠職何如歸而讀書由是屢以病辭而上官中有惜之者迄不肯許至

六年冬始得授政新令越明年春北旋乃得取夏商豊鎬等錄從容撰訂數年而後脫稿然猶不敢自信暇中復取新舊諸錄細閱而增改酌定之又數年而後成凡爲錄者九爲卷者三十加以提要績說附錄共三十有六卷一生之學問精力畧盡於此矣其中亦有名物之微無關大義而辨之頗詳者比事觸類不能獨從畧也嗟夫古帝王聖賢之事遠矣其書之佚者亦多矣欲以末學小生耳見寡聞爲之一一考正其亦可謂不量力矣然即其所窺者錄而識之拾韓朱之遺

以待後人之採擇亦未嘗非不賢識小之義也昔者遷承談
命史記斯成固衍彪餘漢書爰作是以皆於末篇自序家世
世異古今而事同一轍故今追述　先人之志及夫作書之
由附於目錄之後雖述鄙陋少文學問不廣其中缺漏差悞
不敢自必然於　先人之學或庶幾有萬一之發明云爾

校刊考信錄例言九則

考信錄一書有前人未發之蘊而特及之者有前人已抽之緒而引伸之者亦有聯屬衆論以成一篇而不能專指爲何人之說者其所以著書之故提要及自序詳之毋庸贅說謹將校刻大畧記之於左

履和見先生上古洙泗兩錄及禘祀三正兩考在乾隆五十七年下第留京之日其後五年隨　先考官江西刻之逮嘉慶三年先生自羅源寄以唐虞考信錄十三年使人省先生

於彰德先生復寄以夏商考信錄經界考諸書於是又以唐
虞錄經界考兩種付梓然自經界考外皆非定本也
自江西還滇後十八年冬託同鄉公車北上諸君求先生書
明年同州龍林鄭君吉士自京南旋往見先生先生寄豐鎬
別錄尚書辨僞讀風偶識諸書家居未能刻也
二十一年六月履和至彰德先生歿已半載奉遺命受書九
函計三十四種八十八卷皆先生晚年定本是冬作令太谷
擬刻全書明年秋丁　母憂去僅及刻三代考信錄十二卷

而已太谷諸生時有抄存洙泗錄及孟子事實錄者越三年
孔生廣沅遂刻洙泗考信錄於太谷而吾友武鄉令樂山王
君崧爲之序致可感也
道光元年履和服闋如京賫先生書以來謀續刻之而無其
力幸陽曲太史靜生張君廷鑑同鄉桃源令筤圃譚君震好
古樂善分金成美乃刻提要二卷重刻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合之前刻之三代考信錄十二卷孔刻之
洙泗考信錄四卷於是前錄正錄定本皆已授梓惟後錄僅

刻孟子事實錄一種而履和將出宰浙之東陽事又中止矣向欲求人序書不可得　大宗伯汪公今之韓歐也到京後欲往求之未敢遽請今年夏乃乞顧南雅先生先以書就正公大加賞歎尤愛其論湯武諸則致南雅先生書云事覈理明足定千秋之案孟子云知人論世史公云好學深思東壁先生信其人矣履和讀之狂喜乃踵門求序一見許可不數日即賜之文往謝再得見復歷舉其書津津樂道不絕口嗚呼考信錄可不朽矣豈惟是書之幸抑亦門下士傳是書者

之幸也

先生五十歲以前事見於知非集附錄五十歲以後事見於小草集諸書嘉慶戊寅歲曾於湖南舟中據之以作行畧今載諸卷首俾閱考信錄者知先生生平大概亦論世知人之意云爾

三代考信錄之刻曾將全書八十八卷總目置諸篇首今提要中考信錄具載下卷其餘諸書亦皆具於行畧故不再刻總目避複也

付梓諸書剞劂未工最後數種以出都期迫尤匆匆蕆事校讐亦未精審他日擬並其後錄異錄雜著及詩文各種另行開雕有志竟成其郎在浙東之行乎道光二年十月二十日

履和謹識於京師宣武門外寓齋

考信錄總目

考信錄提要目

考信錄提要卷上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釋例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堯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

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聚考正以別其是非眞偽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為紙檢閱較前為易但魏晉之際俗尚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沉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偽造古文尙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已守殘沿訛踵謬習爲固然不之怪也雖閒有一二有

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梯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悞者或為文以辨之（如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泰誓論蘇明允嚳妃論王介甫伯夷論之類）或為書以正之（如鄭樵詩辨妄趙汝談南塘書說之類）或作傳注以發明之（如朱子論語孟子集註詩集傳蔡氏書傳之類）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然經義之失眞已千餘年偽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

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
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
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膚末者而
向來相沿之悞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
心六經覽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
决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
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
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

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以下三章通論讀書當考信之意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爲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撾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歷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爲已嘗親見之者余雖尚

幼未見歷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唯食旣之後頁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嘗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卽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歷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

邢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卽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遊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爲戲耳此現有

石可據有交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爲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眞僞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

紀通鑑綱目前編（六字共一書名與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無涉）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況於傳注又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尚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怪少所見則多所怪唐衛退之餌金石

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諱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惧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巳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爲許渾韓魏公在揚

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為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况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闔之事載為顏淵闞我所為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尙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為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恒所殺者為宰予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為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堯之臣多矣

乃見重黎遂以爲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爲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遂以爲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爲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爲必此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爲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

雜爲形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孔毅夫雜說昔人有辨其係僞撰者故今但稱宋人雜說不欲古人之受誣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

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爲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已囊以成之議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已以利人也損已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

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卽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攜有重貲旣而蹴居陋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

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以下七章皆論戰國邪說寓言不可徵信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

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掐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牀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遞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衛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眞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

入詩外傳劉向尔之以入列女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況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眞以爲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

解遂妄爲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爲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說遂悞以爲御車之御謂羲和爲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爲浴日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𧦝

結其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爲娥而誤以爲婦人又誤以占爲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爲實要已誣古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悞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傳流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

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葢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郎禘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葢緯書稱三

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悞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鈎命訣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尚不

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讖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爲之解也已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

漢之書故妄爲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此五經指公羊穀梁禮記之文非古經也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按史記攻趙者屠岸賈非韓氏此文蓋誤有程嬰杵臼之事原註出史記趙世家子罕相國宋睢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原註出禮記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原註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原註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原註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

當趙簡子之日（原註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註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諫（原註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

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剌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卽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剌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証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爲實乎故今爲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爲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爲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卽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盧容齋隨筆云俗間所傳淺妄

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
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爲
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
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按元振爲睿宗宰
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
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
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
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

不足攻然頗能疑悞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借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於今無從一一証其舛誤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徵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譽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爲譽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

容尚幼而世乃以爲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爲司寇聽國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爲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爲具

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贋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爲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畧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鶡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爲淵博若六經爲黎藿而此書爲熊掌雉膏者然亘可慨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

有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悞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驚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尋無踪皆以淵明所言者為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

而其誤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令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記始白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眞神仙所居不則以爲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爲昭

君嫁時之所彈矣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証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羣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爲實誰復知其爲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爲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爲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

皆無據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爲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故余爲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爲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以下五章論漢人解詁之有悞）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悞者有記憶失眞而致悞者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

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真之故也此其悞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爲其書累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悞必曲爲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悞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悞也必曲爲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悞也必曲爲之說曰記商制也說詳唐虞考信錄中此非大悞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

以姒也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嬀其娣戴嬀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巳其娣聲巳是妹隨姊嫁者稱娣也而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爲娣稚婦謂長婦爲姒悞矣必曲爲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悞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爲周禮一爲殷禮不則以一爲士禮一爲大夫禮此皆不知其本有一悞欲使兩全而反致自陷於大悞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

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爲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凡茲之悞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悞尤多故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悞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悞也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春秋傳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衆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復以兩軍當鄭之理此二事必有一悞顯然易見者按後文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然則是郤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於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襄二十七年傳齊慶

封聘於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氾祭使工爲之賦茅鴟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悞且叔孫旣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踰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爲者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爲蒐除也復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悞不然前旣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爲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於諸傳記中爲最古然其失猶如是

則他書可知矣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縢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葢有采其事而稍竄易其文者僞撰列子者誤以爲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爲尤甚亦不足縷辨也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正如唐人小說以餠抵手之事或以爲肅宗或以爲宇文

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爲趙需或以爲何儒亮耳必盡以爲兩事悞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悞傳悞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爲實也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謬於事理者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爲說以

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冐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爲十年（說詳豐鎬考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爲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爲尸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爲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悞之有以啓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註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

曲穿鑿以斷其說之通者亦復不少如堯典之四岳注者誤以爲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臯陶爲申命以治水明農爲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爲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爲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爲有月日而無年矣說並詳唐虞豐鎬兩考信錄中凡茲之悞其類甚多展轉相因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悞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歎也故今爲考信錄悉本經文以証其失并爲抉其誤之所由庶

學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經傳之文不至於終晦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強不知以爲知則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無所不知者非眞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帛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之不失眞韓文考異閣杭蜀本互有異同石本亦有舛悞宋祁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爲不知夫

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爲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閱雲谷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郤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云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頭之爲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之未爲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屬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里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

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証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較蘇集則蘇集誤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土表李嵒作孝嵒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悞也然其悞尚如此況二千年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較者乎故今爲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鈌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彷古哥定汝諸窰之式造之旣成擇其佳者埋地中踰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爲眞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鬻煙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畀之人咸以爲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註雖不盡是然亦未嘗盡非而王肅百計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

記諸子之文僞撰古文尚書孔子家語（家語雖有王肅序然玩其文亦係其徒僞撰非肅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復遇劉焯孔穎達者不學無識妄爲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僞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爲經輒不敢復議名之爲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爲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煙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

西漢人也而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術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爲也而嫁名牛僧孺碧雲騢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爲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僞亂眞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爲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諆之而不復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端𨓏於戰國之時最易爲其

別名爲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爲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爲其僞託之聖言也故余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知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僞者自不能亂眞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以下三章論東晉以後僞書

自明以來儒者多闢象山陽明以爲陽儒陰釋而孚有辨偽書家語之僞者然吾謂象山陽明不過其自爲說之偏而聖人之經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見决事

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僞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爲所誣而不能自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爲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僞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僞撰蓋逸嘗以草示蘇明允云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眞僞然後聖人之眞可

得豈得盡信以爲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僞造者之能惑世也
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之以爲古之聖賢所作者亦
有考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
稱陳成子有齊國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爲孔鮒所作也而其
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於莊周孔鮒明
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
嘗謂自漢以後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無過趙岐過之大
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刪孟

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爲邪說所亂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棄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僞尚書喜其新奇驟爲崇奉頴達復從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已也乃尊周官爲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京亦以周官附會徽

宗之無道者靖康亡國之禍而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買菜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集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復別訂有外集此何爲者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朱侍講校定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

用方本益大顚三書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適

爾殆不可解案外鈔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晩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妄也（原文太繁今節錄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負於古人可矣不必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爲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聖人誦此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爲未足而柰以晉人僞撰之家語尙

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復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爲孔子集語
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眞與贋而但以多爲實嗟乎是
豈非買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閩時嘗閱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
所自訂者其序有云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
死而有知必爲厲鬼以擊之嗚乎爲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
能文者痛心切齒而爲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爲考
信錄寧缺毋濫卽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
而不肯使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爲厲鬼所擊也已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固嘗言之至閟宮之荆舒是懲莫我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淳于髡莊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即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而以爲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監殷乃

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為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為如此遂率筆記為如此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為益從未稱為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

信以爲實哉以下三章論經傳記注亦有不可盡信之語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臺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復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爲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爲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傳以已意者乃鄭

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羣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爲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學官迨唐復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傳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顚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爲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爲四書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愼也夫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註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已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趙注以爲太王之名朱註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豳風鴟鴞篇傳采僞孔傳之說以居東爲東征遂以此詩爲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峰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

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悞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太過動曰朱子安得有悞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爲必無悞也即朱子所自爲說亦間有一二悞者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而論語甯武子章註云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悞矣葢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爲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悞而未及正者

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悞者亦勢也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爲朱子諱其悞也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提綠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

其采擇益雜也管仲之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歷詆

鮑叔牙賓須無之爲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

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

薦賢也禘之禮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

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秉

三年而吉祭爲譏而趙氏獨以禘爲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

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好有團

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

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

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栢梁也夫栢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栢梁數百年而託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以下二章泛論務博而不詳考之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扁於門乃約於次日仝至其門讀扁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

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慢否主人曰慢則不慢但匾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匾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為大慢也史記樂毅傳云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

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爲毅之賢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爲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

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淸源之意也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專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爲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鬚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綈交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敝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爲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爲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

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爲人而已亦誰肯敝精勞神矻矻窮年爲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爲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嘗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蘭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爲眞本孰爲贋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

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真贋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此章自述作考信錄之故

卷上終

考信錄提要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總目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戰國秦漢以迄魏晉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僞尚書極力

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爲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不經意之時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决趙善堅以屬張淏訟者云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産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輩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淏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由是其訟遂决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淏以考古名於

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與聽訟固一理也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傳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註但云皆古書名及僞書序旣出而林註遂歷歷數之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所以漢人好談讖緯則所撰之泰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泰誓斮脛剖心對待獨巧誓誥不及二帝而僞古文書虞世有

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四內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是知僞託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眞僞一則意在記覽以爲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眞僞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卽有可疑亦必曲爲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僞也正如紹興三十年後方行楮幣此宜當日人人知之卽不知亦不難考而得之乃歷二十年

而訟不決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戰國時之躔度少通歷法者皆能辨之而僞周書有之人遂以此爲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一書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自明季以來學者大抵多爲時文搆買講章墨卷晨夕揣摩以爲秘笈此外不復寓目其能讀書不專爲時文者千百人中或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記覽爲宏博以詩賦爲風雅其能不僅爲記誦詞章之學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爲當世不可多得之

人然又多以道學自命謹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則竟出入王陸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陳言其駁者固皆拾莊子佛氏之唾餘即其醇者亦不過述宋儒性理之賸說其其殫精經義留心治術爲有用之學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學問之難言也迹自讀諸經孟子以來見其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國無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飽可暖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者至於世儒所談心性之學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無所當正如五色綵紙爲

衣可以美觀如用之以禦寒蔽體則無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本於書堯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學篇始推之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爲本逮宋以後諸儒始多求之心性詳於談理而畧於論事雖係探本窮源之意然亦開後世棄實徵虛之門及陸王之學興并所謂知者亦歸之渺茫空虛之際而正心誠意遂轉而爲明心見性之學矣余竊謂聖人之道大而難窺聖賢之事則顯而易見與其求所難窺

不若考所易見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迹賦性愚鈍不敢言上達之事惟期盡下學之功故於古帝王聖賢之事嘗殫精力以分別其是非眞僞而從無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賢甘爲識小之人亦有鑒於魏晉之談名理而尚老莊卒至有陸沉之禍也

余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嘗分別觀之也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惟尚

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僞而論語終莫解其由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彙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强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飫聞之更無足異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眞僞本不難辨但人先有成見者多耳昔有顯官之任遇陸羽於江滸邀共

品茶使僕以十餘盎渡江往取潭水歸舟遇風盎水半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揚而視之但云非是過半乃云此潭水矣顯官詰僕僕以實告蘇子瞻使人買金華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稱美者既知非金華猪始相視而笑此無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見在心而羽無成見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見於書則就書論之於事則就事論之於文則就文論之皆無人之見存惜乎今之讀書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識古書之真僞如陸羽之辨水

者必不以余言爲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錄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錄之故也薛敬軒先生云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不過因世之學者心無實得而但勦襲先儒道學陳言以爲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爲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豈無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書傳屬蔡沈以喪祭二禮屬黃榦至於春秋經傳絕無論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爲

者鵙鴞詩傳沿用僞傳舊說及[illegible]以從鄭是

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況自近[illegible]俊之士喜尚新

奇多據前人注流疏强詞奪理以駁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

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見豈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

以見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閱者當有以諒其

苦心也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僞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說余獨以爲不然夫古帝王之書果傳於後孔子得之當何如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孟子溯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周官一書所載制度皆與經傳不合而文亦多排比顯爲戰國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據也春秋傳云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氏註云皆古書名
悉不言爲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
而林氏堯叟乃取僞序之文以釋左傳甚矣宋儒之不能
闕疑也虞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又曰天叙有典勑我
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葢卽五倫之義書之
策以教民所謂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經所有之五典而
別求五典以實之也典籍之興必有其漸倉頡始制文字
至於大撓然後作甲子以紀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以紀年必無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當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書也自易春秋傳始頗言羲農黃帝時事葢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然但因事及之未嘗盛有所鋪張也及國語大戴記遂以鋪張上古爲事因緣附會舛駁不可勝紀加以楊墨之徒欲絀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遠無徵乃妄造名號僞撰事跡以申其邪說而陰陽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由是司馬氏作史記遂託始於黃帝然猶頗刪其不雅馴者亦未敢上溯於羲

農也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采益雜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圖三五歷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於是邪說詖詞雜陳混列世代族系紊亂厖雜不可復問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爲其所淆竊謂談上古者惟易春秋傳爲近古而其事理亦爲近正以此證百家之謬或亦有不可廢者故余雜取易春秋傳文以補上古之事司馬氏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錄四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考信錄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書之義也尚書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蓋上古之世雖有包羲神農黃帝諸聖人相繼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創始者難爲力故天下猶未平至堯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繼之禹皐陶稷契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盡除大利盡興制度禮樂可以垂諸萬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爲典謨

等篇以紀其實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湯文武迭起撥亂安民制作益詳典籍益廣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堯舜孟子叙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者道統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卽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並興堯舜之道漸微孔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實也於是訂正其書闡發其道以傳於世孔子旣沒異端果盛行楊墨之言盈天下叛堯舜者有之誣堯舜者有之稱述太古以求加於堯舜者有之於時則有孟子辭而闢之

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說益誕妄司馬氏作史記遂上溯於黃帝雖頗刪其不雅馴者而所采已雜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書又以黃帝爲不足稱述益廣搜遠討溯之羲農以前以求勝於孔子而異說遂紛紛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載籍未興經既無文傳亦僅見易於僞托無可考驗是以楊墨莊列之徒得藉之以暢其邪說唯唐虞以後載在尚書者乃可依據而僞孔氏古文經傳復出劉焯孔穎達等羽翼之猜度附會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問

矣唐宋以來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學其沉潛者居敬主靜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經意附和實多糾駁絕少而爲史學者則咸踵訛襲謬茫無別擇不問周秦漢晉槪加采錄以多爲勝於是荒唐悠謬之詞相沿日久積重難返遂爲定論良可歎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嘗一日見諸事業而楊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說以鳴於世何所見孔子之道之獨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堯舜之道人非堯舜則不能

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維繫無爭奪以保其生不能服習於禮樂教化以自別於禽獸之生然則堯舜其猶天乎其猶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堯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堯舜也余故作考信錄自唐虞始尚書以經之傳記以緯之其傳而失實者則據經傳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紛紜之說但別爲書辨之而不敢以叅於正錄既以明道統之原兼以附闕疑之義庶於孔子之意無悖焉爾

夏考信錄二卷

夏考信錄者何繼治也堯崩天下歸于舜舜崩天下歸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況宅百揆而熙帝載皆禹所同更定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然則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勢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無廢墜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別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繼治然也太康以後何爲以中衰別之也羿浞迭興權力雄於天下諸侯從之者多仲康微弱后相失國夏

政不行於天下也臯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皆以禹臯陶並舉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錄二卷

商考信錄者何革亂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舊矣況至於桀善政尚有復存者乎且湯之事與禹不同湯承先世之業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來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當變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復遵夏政也蓋湯之

心無以異於堯舜禹之心然湯之事不能不異於堯舜禹之事湯所處之勢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錄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國號也商何爲始於契也莫爲之前則崛起者難爲功契敷教以啟商故敘湯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湯之後也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歷相數世卒定商業故特表之猶皐陶之附於禹也

豐鎬考信錄八卷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爲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

止也周何爲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爲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卽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爲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猶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

統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夷之清召穆公之闢四方衛武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可以從畧故別爲一卷統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錄四卷

唐虞三代諸錄之後何爲繼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則聖人所以治天下亦異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禮治天下孔子以

學治天下堯舜以聖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當世命官熙績以安百姓而奠萬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湯文武雖亦皆有聖德然有天下至數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維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禮在故啟賢能承繼禹之道則天下之朝覲訟獄者歸之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伊尹放之於桐傳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孫也其子孫能守先王之禮則德衰而天下

有所賴以不亂故曰三王以禮治天下也夏之禮將敝也湯起而維之商之禮將敝也文王起而維之至周之衰禮亦敝矣非聖人爲天子不能維也而孔子以布衣當其會以德則無所施以禮則無所著不得已而訂正六經教授諸弟子以傳於後是以孔子既沒儒墨並起非堯舜薄湯武天下盡逃於邪說及至於秦焚詩書坑儒士盡滅先王之法然而齊魯之間獨重學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漢興訪求遺經表章聖學天下咸知誦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

得以不墜至於今二千餘年而賢人君子不絕跡於世人心風俗尚不至於大壞假使無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則當楊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餘帝王之道能有復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學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幾希諸章述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而繼之以孔子好辨章敘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繼之以孔子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二帝三王之與孔子無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經史不分

經即其史史即今所謂經者也後世學者不知聖人之道體用同原窮達一致由是經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務廣爲紀載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聖人之經其窮經者則竭才於章句之末務殫精於心性之空談而不復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謬者叙道統以孔子爲始若孔子自爲一道者豈知孔子固別無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夫子焉不學假使孔子別有一道則亦何異於楊墨

佛氏而獨當尊信之乎故今採摭經傳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繼二帝三王之後云

右正録二十卷

豐鎬別録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經制有相爲首尾不可以年世分係之者有經傳本無正文後人猜度而爲之說以致失其實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詳而今補釋之者皆未便以次於正録故爲別録以考辨之

洙泗餘錄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聖人爲天子故能布其德澤於四方萬國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則不然位不過大夫然亦僅數年耳權不過聽一國之政然亦僅數月耳其德澤初未布於天下雖聖與堯舜齊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而垂教萬世者皆門弟子與子思相與羽翼而流傳之也是以戰國之時人皆騖於功利縱橫之徒方盛楊墨之說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

墜及秦焚詩書而齊魯之間猶皆誦法六經論語至漢訪求遺經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傳之者則當橫議之時焚書之後孔子之所傳述能有復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亦且泯然俱盡然則諸弟子與子思之爲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論語前十五篇言簡義宏深得聖人之旨大小兩戴所記則多膚淺不類聖人之言他書所述尤多舛謬意此十五篇者雖後人所彙輯然皆及門諸賢取聖言而書之於策以傳於後者

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無論語一書後世學者但據兩記百家之言何由得識聖人之眞至於春秋一書尤聖人之大經大法左傳雖不盡合經意而紀事詳備學者賴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義此其功皆不可沒也顧戰國秦漢之間稱其事者往往失實而後世說經者亦不能無揣度附會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錄成之後類輯顏閔以降諸賢之事別爲餘錄以訂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見於經傳者少加編次而於其失實者考

而辨之一以表衞道之功一以正流傳之誤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實録二卷

孟子何以别爲録也傳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時王道猶存異說未起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戰國時則不然處士横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傳而失真賴孟子縷陳而詳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義性善之

旨帝王聖賢之事然後大明而得傳於後世向無孟子不
但異端之說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
述亦無從辨其是非眞僞而識聖道之眞故唐韓子稱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又云學聖人當自孟子
始然則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則
制作不詳孔子非孟子則傳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
道者大也孔子門人之事雖旁見於他書而首尾多難考
惟孟子七篇中適梁游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

先後故別爲錄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傳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沒故並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續說三卷

考信錄成其義有未盡者有事在周室東遷以後者亦有泛論古書不可分係於一代者故爲續說以補錄之

附錄二卷

考信錄之後何以復有附錄也此錄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爲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爲之後者而後有所

授故歷歷溯其所由來以附於後也

右後錄十二卷

諺云打破沙鍋紋到底蓋沙鍋體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達於底紋與問同音故假借以譏人之過細而問多也然余所見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見有細爲推求而僨事者唐何文哲趙贊鄰居並爲侍御史趙需應舉至京投刺於贊誤造何第何武臣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喜召入宅一不數日値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

因謂霈曰姪名宜改何霈似涉戲也霈乃自言姓趙文哲大愧乃遣之去當時傳以爲笑（唐國史補作何儒亮誤謁趙霈今從唐語林）然此猶小事無足爲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決北杜村小王庄會而東下直趨大名府城環城大水未數日上決於三臺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絕大名水始漸退大名道問水所自來縣丞某遂以三臺對大名道亦不復詳察遽移文河南（三臺乃河南臨漳縣境）以妨運道爲詞俾塞三臺之口幸而水勢難挽塞之無功若三臺果塞而杜村等兩口如故大

名之城其能不爲沼乎然終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兩縣田禾悉沒若此者豈非其問之不周察之不審以致是與然而也皆以含糊爲大方以過詳爲瑣碎雖僨事而不悔其亦異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見長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鹵莽中年以後所見少於余者則多貴鹵莽而厭分明其發言也務不使之分曉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聽言也亦不肯問之使分曉而但以意度之以此爲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爲已知也至於聽訟尤爲要事然人皆

漫視之以曲爲直以直爲曲者比比皆然余爲吏每聽訟未有言余誤斷者然有謂余過細者况於考信一錄取古人之事歷歷推求其是非眞僞以過細譏余者當更不知幾許嗟夫嗟夫此固難爲世人道也

曰傳記所載何爲多降一字書之何爲或冠之以補也曰降而書者不敢以齊於經且懼其有萬一之失實也然或提綱挈領爲事所不可缺而經無文不得不以傳記補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經而今旁見於傳記者故以補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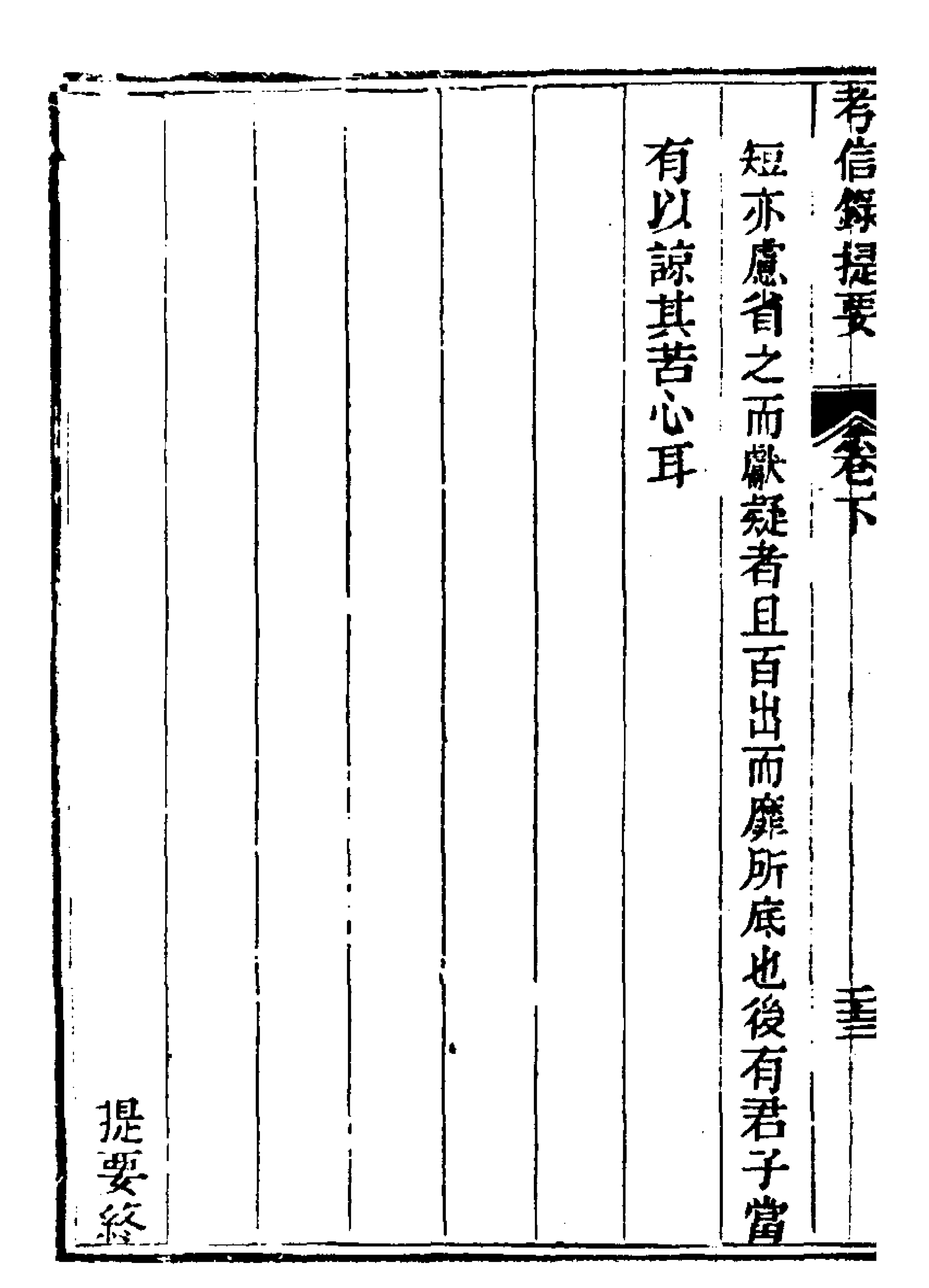
曰洙泗錄及餘錄何以不降一字而書也曰聖賢之事記於經者少而見於傳記者多不可概用降書且傳記之作率在百年以內世近則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遠而傳聞者易失實也故不復分之也曰何以有備覽存疑也曰其書所載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無可疑不敢遂謂其非實也則列之於備覽其書所載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難取信不敢概謂其皆實也則列之於存疑皆愼重之意也曰國語史記諸書概列之於備覽何以有時但

降一字書之不復別於傳也曰其文雖見於此書而其事實本於經傳信而有徵不得因其書而疑之故觪之於傳也曰何以有附錄附論也曰唐虞錄序例中言之矣其時不可詳考而其事不容遺漏則從其類而附載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雖非紀事而與事互相發明則因其事而附見之不敢槩從畧也曰何以有備考存參也曰唐虞錄序例中亦言之矣事雖後日之事而有關於當時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証異說之紛紜雖不能無醇疵之異

要皆當備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參也

曰子之說誠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殺毋乃費於詞乎余曰誠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堯典禹貢之文簡矣而商周書則繁論語之文簡矣而孟子書則繁左傳之紀事簡矣而史記則繁古之人豈好爲其繁哉夫亦世變所趨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爲正商以丑爲正周以子爲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爲正月則丑寅爲二三月可知丑爲正月則寅卯爲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說皆謂商周雖以

子丑爲正而仍以寅爲正月卯辰爲二三月於是說者紛紛而後儒辨之者亦紛紛其書至於不可車載而斗量設當日云以子爲正月丑爲正月寅爲正月止須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爲此說亦無庸瑣瑣而辨之車載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書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記之文非故欲繁於論語左傳也世變所至異說爭鳴岐之中又有岐焉少省其詞則因端附會者遂開後世無窮之疑故不得已而寧爲其繁耳余之詞費固因於才



短亦慮省之而啟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嘗有以諒其苦心耳

提要終